

資治通鑑補正

寶笈通鑑補正

家深小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書

晉紀十三 起太甯二年盡成帝咸和二年凡四年

肅宗明皇帝下

甲太甯二年 趙劉曜光初七年後趙石勒 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延與李脫謀為不軌收嵩延於軍中殺之遣參軍

賀覽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札於會稽札性貪財好色唯以業產為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仗外白

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敵者給之故士卒莫為之用札遂遇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唯公曹史孔祇冒刃號哭親行

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嵩為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其兄顗初為吏部尚書直省內夜病危急時刁協為

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捐明旦報嵩嵩狼狽來始入戶協下牀對之大泣說顗危迫之狀嵩手批之協為

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長輿齊名那得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及敦殺顗使人弔嵩嵩

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敦銜而害之初嵩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今爾

等並羅列吾前吾復何憂嵩起長跪而泣曰不知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非自

全之道高性很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至是果如其言 存疑嵩傳云阿奴嵩弟諱小字愚意

也未必是諱之小字不然周嵩之以蠟燭 投頭顗阿以亦曰阿奴火攻固是下策邪 阿奴乃以長呼幼之總稱職之辭

慷慨形於辭色敦敦尤恨焉 天裂廣一丈長五十丈 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冠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

泗口 水經注泗水自淮陽城東流逕南城北而東南流注於淮謂之泗口杜佑曰泗口在今臨淮郡宿遷縣界 又使其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子尹平於新安斬之

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一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宏農之間民不聊生矣

河東宏農二趙之界上也

石生寇許穎許昌潁川同俘

獲萬計攻郭誦於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

魏收地形志陽翟縣有康城

後趙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

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

羣臣請立諸子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羣情義舉諸君推逼遂至於此本之基

蕩死見八十五卷

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

業功由先帝吾兄嫡統有奇材大功事畢克而早世朕常悼之

惠帝太安二年

傳驥司徒王達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

公羊傳曰宋宣公謂繆若愛汝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金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而致國于夷則不

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吳子馮餘祭夷昧與季子同母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謂

曰今若違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迷為君而致國于季子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

使而亡焉餘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反而君之閭閻曰先君所以不與于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

命則則國宜之季子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雄不聽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為人汎愛博納好學親賢師事

何點李釗又引王叔董仲舒等以為賓友時諸季子弟多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又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

合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豈王者太均之義乎雄深納之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昔吾

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以來世執忠順今雖天下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

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全百姓然吾官非王命任由私議苟以集事宣敢榮之死之

日當以白帽入棺勿以朝服以彰吾志是日薨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務嬰心又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時愍帝

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趙王曜遣使贈茂太宰

諡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豫章太守謝鯤卒鯤字幼輿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

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

貌而舍之又無善名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眺之女羞後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壬逢下巳刀與斤齒見之

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鯨不徇功名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知王敦有不臣之心難以道匡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嘗使至都帝時為太子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寮準則鯨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及敦犯順朝望被害人皆為鯨憂而鯨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雖不悅然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後遣之之郡蒞政清肅百姓愛之至是卒官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眾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藻鑑所以別妍媸故明於知人而能褒貶後生者曰藻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楊尹缺晉都建康以丹楊太守為尹宋齊梁皆因之洪适曰西漢丹楊郡則治宛陵丹楊尹地理志曰山多赤柳故名它書載漢晉此郡少有從本者至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唐天寶年始以京口為丹楊郡改曲阿為丹楊縣皆非漢舊壤也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為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為丹楊尹且使規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讓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為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援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麴意騰勸成之帝意遂決時敦將舉兵內向帝欲覘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也帝母

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須黃敦故云然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

馬糞令以為信遠而止帝僅而獲免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楊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都諸軍事謂秦淮水北諸軍也

與右將軍王敦守石頭應詹為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都督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

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下壹行中軍將軍都督以為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

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於中堂中堂堂在宣陽門外司徒道閭

敦疾馬帥子弟為敦發哀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忿心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之兄息以自承代未

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驕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穴彌復煽逆

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

五千戶侯考異曰晉春秋此詔在王導為敦發喪前故云有能斬送敦首封萬戶侯諸文武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賞布萬匹案此詔云敦以隕斃是稱敦已死也不應復賜敦首今從敦傳

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

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謂三番休二也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向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

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佳武昌壽

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納

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陽陰筆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受業之郭公以青囊中

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璞災轉禍通致無方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惠

懷之際河東先據璞平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淪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

出曰君能活我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邱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則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元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則不復見向物元帝初鎮建業璞為筮之遇咸之并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并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并沸經日乃止及元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及元帝即位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獻命餘字時人莫識璞曰王者之作必有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觀五鐸故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元帝甚重之以為著作佐郎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俱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嵇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嘗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能盡卿乃憂酒色之為患乎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王有殃孽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醖醖音綴又音拙璞見彝大驚拊心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中興初璞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褶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眾向京師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王含為元帥鳳等問曰事免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元帝以第三子

沖奉東海王越後裴妃越妃也乃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等為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甯南岸武帝太康二年分林陵立臨江縣二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間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遣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

起居謂之參承謂侯安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

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音者倭臣亂朝謂刁協人懷不甯如導之徒心思外濟言思投外會則不然

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

邪王應字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受在民

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一軍之首

竇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舍不答或以為王含錢鳳眾力百倍苑城小而固苑城蓋孫氏都秣陵所築晉

以都依苑城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都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舍等號令不一抄盜

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為守寨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畧遠圖惟恃彘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

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左傳

以存楚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於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

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越城在秦淮南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礪之弟也敦聞

舍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實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其舅少府羊

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初病夢曰犬自天而下齧之至是又見刁協乘輅車導

從瞑目令左右執之遂死應秘不發喪舉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瑾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

楨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

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時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遂於餘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眾以

萬數進赴國難至上虞帝以潭領會稽內史潭既受命義眾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眾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

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遂直前渡江而進前安東將軍劉渢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憲救王敦所署

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遂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沈充帥眾萬餘人與王含軍官自黑龍風言元日

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此即元武湖水也在建康梁水城北今在上元縣北十里

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東軍謂沈充軍西軍謂王含錢鳳等軍也謂王含錢鳳等軍也

也若欲轉禍為福名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中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於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

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秦淮在今建康上元縣南三里秦始皇時望氣

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使鑿山晉都建康外城環之以鐘為瀆以斷地故曰秦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盾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晉都建康外城環之以鐘為瀆以斷地故曰秦淮諸門皆用洛城門名宣陽

門在城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晉都建康自江口沿淮築堤南塘秦淮之南塘岸也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於青溪

南面青溪水發源於鍾山接於秦淮吳孫權鑿城北塹以洩元武湖水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

達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眾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

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甯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

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劉絕豈可因亂為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

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何云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

親困危必有慙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

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為恨錢鳳走至闔廬洲闔廬洲在江中賀循曰江中劇地惟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時臺格募斬錢鳳者封五千充曰爾以義存

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戶侯斬沈充者封三千戶侯充曰爾以義存

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勣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

其後勁黃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桁南桁即都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朱雀桁

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為宏帝許之司徒道等皆以

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鄧岳字伯山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

出門遥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過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皆

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為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為茂謝不

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宜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

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

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長也原其私心豈違憂處如

陸玩劉楨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逆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臨奸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

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郁鑒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

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敦基之子也眉目

疏朗性簡脫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麋本以塞鼻敦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

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盃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口而笑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

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失色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

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戰懼喪魄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

醵道還數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岳見而目之曰處仲蓋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

為人所噬武帝嘗召時賢並言技藝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氣殊惡自言之擊鼓因振袂揚袍音節諧韻

神氣自得若若無人舉坐數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之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

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忤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

右諫之敦曰吾乃不覺耳如此者其易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於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異焉其未得志時務自

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而立功江左專任閭外手控強兵群從貴顯威權莫二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及元帝用劉隗刁協以分其權遂構嫌隙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如意打唾壺為節壺口盡缺後竟以逆節終焉 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羨領太尉應詹為江州刺史劉遐為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為歷陽內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臨行上疏曰宏濟時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錯雜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子褒貶則人有謹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為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奏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宏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民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還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落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非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戶口折半道里倍之者言降黜再起之人即必小而路必遠也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時王敦新平江州吏民未安詹至撫而懷之莫不悅服 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晉自張軌鎮河西表分西平界置晉興郡枹罕縣屬焉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妄忍其亡可必奈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駿遣參軍王騰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欵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騰曰齊桓賈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公羊傳僖三年齊侯來小國言江黃則其餘莫敢不至也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桓之盟不曰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賈澤之會桓有憂中國之心不台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陵遲尚未能察過者之變況鄱州手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時趙有鳳皇將五子

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

是歲代王賀傳始親國政以諸郡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

東北此木根山在河東故曰東木根山

驃騎將軍臨湘侯紀瞻卒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少以方直知名舉秀才以討陳

敏功封臨湘縣侯元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元帝其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遂上疏辭職

及帝即位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臥護一軍所

益帝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拜為驃騎將軍使就其家為府未幾而卒年七十

二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

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閣馮太常辭兼廣川太守褚沈給事中章遼歷陽太守

武蝦並與瞻無交仰其高義臨終皆託以後事瞻悉營護其家為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雲

被害瞻周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

乙太甯三年

趙劉曜光初八年後趙石勒七年成李雄玉衡十五年

春二月戊辰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

張駿承元帝山問大臨三日會黃

龍見嘉泉

張駿傳嘉泉在武威捐次

紀禕等請改元以章休祥駿不許羊晏以枹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

贈故譙王

丞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寃尚書下壺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諡司徒

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奸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

與周戴同例郝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重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

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諡之有今三臣既壞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

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

易曰履霜堅冰至

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耶然卒用導

崑為右翼慕容仁為左翼之得歸據澆水以據就澆水即澆遣兄子悉拔雄拒仁仁擊悉拔雄斬之棄勝與就攻乞

得歸大破之乞得歸棄軍走就仁進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之得歸過其國三百餘里而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

萬計民之降附者數萬 三月段末枉卒弟牙卒 戊辰之皇子衍為太子大赦 趙主曜之皇后劉氏 北羌王

盆句除附於趙後趙將石佗自雁門出上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三王岳追之曜

屯於富平為岳聲援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河濱大河之濱也水經過富平縣西唐勝州河

界富平故城是也索鹽州乃漢富平縣地今京兆富平縣西南有漢懷德故城此富平蓋漢懷德縣地後趙兵死者二千餘人岳悉收所虜而還 楊難敵襲仇池克

之執趙將田松立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手難敵自謂之曰子岱田松字子岱

見上卷太甯元年崧使崧鎮仇池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手崧厲色太言曰賊氏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

甯為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難敵殺之 都尉曹潛以許昌叛降於後趙 夏四月後趙

將石瞻攻兗州刺史檀斌於鄒山殺之 後趙西夷中即將王騰襲殺其并州刺史崔琨及上黨內史王督據并州

降趙劉琨鎮并州愍帝建興四年為石勒所破置并州刺史治上黨王督章武人初起兵援勒勸海河間諸郡後歸於勒使守上黨省古慎字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

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閫外事多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

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但

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搏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

則加鞭扑曰搏捕者牧豬奴戲耳晉人多好博以五木擲之其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

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焉參猶也若非理得之則切

厲詞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

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

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溼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王曜使中山王岳將兵

萬五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荆司之眾自峭澗而東時荆州仍屬晉司州之地多入後趙劉曜得其民處之關中者使謨帥而東耳欲會矩默共

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此孟津戍蓋置於河陽石梁戍在洛北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人

自成臯關與岳戰於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圍之逼絕内外岳眾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

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水經注潞水出河南新安縣東

八特水經注金谷水出太白山東南流歷金谷又東南流歷晉石崇故居在河南界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夜又驚

潰遂歸長安二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阮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

州執騰殺之阮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郭默復為石聰所敗棄妻子南

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眾南歸眾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矩長史崔宣

帥其餘眾二千降於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趙主曜以永安王盾為大司馬大軍

於徙封南陽王置軍於臺於渭城其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傑為之大旱自正月不雨至於於是月

秋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郁鑒為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兗州刺史鎮廣陵閏月以尚書左僕射荀

崧為光祿大夫錄尚書事尚書鄧攸為左僕射攸字伯道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

貞正寡欲永嘉末沒於石勒勒甚敬之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有胡夜失火燒車吏案問胡乃誣攸攸不辯而冒認焉

勒赦而不誅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詰勒以明攸而私遺攸驢馬無何逃歸江南步擔其兒及弟子綬度不能兩全乃

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吾兒耳幸而得存我後或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朝棄

貸未報聞倉穀之為臺所劫詔特原之久之辭班去郡百姓數千人牽留船舫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
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轉吏部尚書疏食敝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文實無貴賤
待之若一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時人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史臣曰鄧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豫加微纒絕其奔走者子斯豈慈父仁人之
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右衛將軍盧膺元敬皇后之弟也元帝為琅邪王虞為妃即任追諡敬皇后與左衛將軍南頓王宗宗汝南王亮之子也俱為帝所親任並禁兵直

殿內多聚勇士以為羽翼王導庾亮皆忌之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以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

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膺及宗兄西陽王秉

有異謀排闥入升御牀見帝流涕言秉與宗等謀廢大臣自求輔政請黜之帝不納壬午帝引太宰秉司徒道尚書

令下臺車騎將軍郁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晔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復拜臺右

將軍亮中書令晔錄尚書事丁亥降遺詔戊子帝崩年七十二帝聰明有機斷允精物理於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散

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蜀斷廓清大稷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

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宏遠矣己丑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司徒導以疾

不至下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甯是人臣辭疾之時也導聞之輿疾而至大赦增

文武位二等尊庾后為皇太后群臣以帝幼沖奏請太后依漢和熹皇后故事太后辭讓數四乃從之 九月癸卯

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下臺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加郁鑒車騎大

將軍陸晔左光祿大夫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南頓王宗為驃騎將軍盧膺為大宗正尚書樂廣之子謨為郡中正樂廣

南陽人益召謨為本郎中正庾珉族人怡為廷尉評漢置廷尉評晉曰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下臺奏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乏

晉紀十三

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私其子則為王者無民君臣之道廢矣樂廣庾亮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群心則戰戎者之父母皆當命子以不處也謨怡不得已各就職 辛丑葬明帝於武平陵 是月趙武功卒生犬上却馬生牛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為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得殺段牙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荊州刺史陶侃以甯州刺史王堅不能禦寇是歲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為甯州刺史以代之先是王遜在甯州蠻酋梁水太守爰量益州太守李暹沈約曰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郡立益先以授蠻酋殺爰量之後始用王官也益州郡後漢置蜀更名建甯郡惠帝太安二年分建甯以西七縣別立益州郡懷帝永嘉二年更名晉甯郡此復有益州太守益亦以為位號授蠻酋也皆叛附於成遜討之不能克奉至州重募徼外夷刺爰量殺之諭降李暹州境遂安 代王賀壽卒弟乾那立

顯宗成皇帝上之上

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咸和元年

趙劉曜光初九年後趙石勒八年成李雄玉衡十六年

春二月大赦改元

趙以汝南王咸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為

大司徒卜泰為大司空劉后疾病趙主曜問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幼鞠於叔父祖願陛下貴之叔父體之女芳有德

色願以備後宮言終而卒曜以祖為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主芳為皇后芳年十三長七尺八寸垂手過膝髮與身

齊及之為后姿德才色邁於別宮尋又以祖為太保 三月後趙王勒夜微行檢察諸營衛衛金帛以賂門者求出

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曰記室參軍徐光先醉不至黜為牙

門光侍直有愠色勒怒并其妻子囚之光好學有文才雖在獄中註解經史十餘萬言 夏四月後趙將石生寇汝

南執內史祖濟 六月辛亥泉陵公劉遐卒遐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遁為馮主每擊賊率壯士臨

陣鋒鏖必死之關張卿人冀州刺史印續濟之文妻焉以年王含劾封泉陵公奏西以車騎大將軍印續

徐州刺史征虜將軍景默為北中郎將監淮北諸軍事鎮遼部曲遼子肇尚幼遼妹夫田防及故將史送等不樂他屬其以肇襲遼故位而叛臨淮太守劉矯掩襲遼營斬防等遼妻邵續女也驍果有父風遼嘗為後趙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遼出於萬眾之中及田防等欲作亂遼妻止之不從乃密起大燒甲仗都盡故防等卒敗詔以肇襲遼爵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邵鑒下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壹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然性不宏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壹曰

諸君子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壹而誰時貴將子弟多慕王澄謝鯨為放達壹屬邑於朝曰將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成人討越雋斯更破之討斯更事始上卷 秋七月

癸丑觀陽烈疾廕詹卒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瓌之孫也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

宏雅物雖犯而不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鎮南大將軍劉宏詹之祖舅也請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宏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乃委以軍政宏之著績淮南詹亦與有力焉遷南平太守兼督天門武陵二

郡軍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諸蠻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尊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惟收圖書而已至是病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汜入

湘頓頓繾綣齊好斲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其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乎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三神

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 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預州刺史祖約自

以名輩不後却下名為一時所稱輩以年齒為等而不豫願命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